

(接上期)

散文

卢肇的儒生本色  
与家庭

卢肇从小“志在为儒,弱不好弄”。他不喜欢玩,一生都在读书,但后来贬官赋闲以及晚年回到宜春,他的儒生本色就显现出来了,好读书,好山水,好田园。在厚田“钓台烟雨”那里买了一大块土地,当时为一片树林,他常请知府、知县去那里喝酒、聊天。他在洪江书堂山读过书,也去仰山寺走过。还从安徽宣城运回来一块石头,有一丈多高,后世叫卢石,辗转转到上世纪中叶全国解放时期,放在鼓楼旁的胜利路。因嫌碍事,被居民砸碎。这都反映了他的儒生本色,他一生都在读书,都在写作。另外,他对佛教也感兴趣,对易经也颇有研究。卢肇的老家现在还有这样的传说,说他是仙鹤化身,经常飞回老家与亲人团聚。他有八个儿子,六个女儿,先后有三位夫人,原配余氏,生有文秀、文光、文标。孙氏二姐妹先后

## 如登最高处 佳名自上台

——卢肇的状元命运

刘密

嫁给他,生了卢融、卢邈、卢昌期、卢荣期、卢嵩期。五个儿子中有卢文秀、卢邈考到了进士。宜春的另一个状元易重的女儿嫁给了卢文秀,卢肇与易重成为儿女亲家。卢邈则当到了江南道观察使。远比父亲的官要当得大,应该是省一级的重要官员了。曾孙卢绛也是个重要人物,是五代十国时南唐的宣州节度使,在北宋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坚持不降,后终为赵匡胤所杀。因为赵匡胤要灭卢绛的九族,卢氏家族人等四散而逃,一部分跑到介桥,一部分跑到外地。从此杨桥观光村没有了姓卢的,只有姓钟的,自然其中一部分为卢姓改姓而来。有趣的是,卢绛亦是易重的外曾孙,他的祖母就是

易重的女儿。两个状元联姻竟然出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武将,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轶事。

卢肇有六个女儿,有两个嫁给钟姓大族。据野史记载,有一个女儿为南平王强抢为妻,南平王钟传是江西历史上唯一掌握了实权的王(宜春温汤夏皇后之父夏协死后追封为信王,只是名义上的王)。钟传为现上高九峰山人,年轻时因打虎出名,非常有勇力,后进入地方军队,唐末大乱时起事,势压一方,先后占领高安、袁州、抚州、南昌等地,逼迫朝廷封他为刺史、节度使等官职,最后封南平王。钟传起事时抢卢女为妻,说明钟传对读书人很向往。抢卢女时,卢肇还在世,卢肇知道,也应该认可

这个事,或者没有办法。钟传封王之后,名正言顺地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。当然,钟传娶这个妻子后,也改良了他家的基因结构。卢肇的家庭大体上就是这样。

卢肇对后世的影响,主要在赣西即古代的袁州府、临江府一带,归纳起来有三条:一是发奋苦读、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;二是为官清明,受到当时的普遍称赞;三是卢肇作为江西的第一个状元,当地如宜春、新余人民引以为傲,形成了激励代代学子的状元精神和状元情结。

卢肇的不足处主要有两点:

其一有三分骄狂。唐文宗开成五年,卢肇参加第一次进士科考试时,有人问他

从何而来,卢肇回称乃袁州之民,又问:“袁州出举人耶?”卢肇答:“袁州出举人,亦犹沅江出龟甲,九肋者盖稀矣!”龟甲一般只有八肋,他自况为九肋,其倨傲自负何难。今朝折得东归去,共与乡闾年少看。”也能看得清楚。

其二是心胸不宽广。卢肇考取状元后,对成应元太守当年的“离亭”事件,写诗进行嘲讽。那其实是成应元个人交情请黄颡吃饭,成太守有所忽略,造成了卢肇的怨恨。成应元对袁州的科考是有贡献的,他热心推荐了宜春很多人才参加科考。这很重要,不能忽略。

最后一个问题,为什么卢肇正史上无名?新唐史、旧唐史都没有记载,原因有两点。卢肇诗赋虽然写得不错,但还没达到同时期著名诗人如小李杜(李商隐和杜牧)的水平。文章写得也不错,但水平要落后于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这些人。同时诗文作品比较缺乏思想性和人民性,高度上不去。其仅有的艺术性和文学性,也独木难支,使其作品不能走入历史人生的深处。长期待在中下层,没有突出的全国性的影响,政绩不突出,也是没有能够列入正史的原因。

另一点是器识不够,缺乏大志,没有家国民族情怀,不像陆游一样心在天山、身老沧州。没有宏宽的眼光,没有对中国大事的反应。当时国家正处在动荡时期,藩镇割据、农民起义、吐蕃边患、宦官内乱,人民的苦难和民族危机都很深重。卢肇对这些事都没有反应,他的见识、胸怀、志向有所限制,因此卢肇上不了正史,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。(根据宜春文艺大讲堂讲座录音整理)

(全文完)

## 诗歌

## 明月姑娘

(歌词)

彭勃

你回眸一笑,美得让人心慌  
我卸下尘霜,只愿陪在你身旁  
秀水河畔的时光自在悠扬  
那醉人的芬芳荡漾在心房

你手捧吉祥,有大海的清香  
梦打开翅膀,朝着幸福的方向  
明月山下的呼唤情深意长  
那醉人的柔肠缠绕在胸膛

明月姑娘,我为你歌唱  
多少美丽我们一起点亮  
爱在飞翔情在流淌  
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

明月姑娘,我为你鼓掌  
多少快乐我们一起分享  
情在交融爱在回响  
有你的目光就是家乡

## 晚安,玫瑰

丁群

寂寞不露痕迹  
将昼夜连为一体  
如同皮影戏  
在最暗的地方  
映照灼灼光亮

颜色烟火熏过  
喧嚣骚动  
呐喊就是四射的弹丸  
驾雾腾云  
抵达山川田园

芬芳裹抱  
涌涨月华曲线  
波光潋滟,浪花丈量彩船  
星光如兽  
漂洋过海,追逐呼吸

晚安,玫瑰  
抱着地球入睡

## 我拿什么来爱你

(外一首)

周建好

万里江南 十里春风

我真的没有  
我只能和青石一起守住小巷  
摠住第一缕春风  
用第一朵桃花打包给你

千亩良田 百里荷花  
我也没有  
我只能用针穿一江清月  
掬一把涛声  
洗涤你一路的风尘

你打马踏碎的群山  
你长剑掀翻的稻浪  
不是我的  
我只种心灵的一片茶园  
用青春的雨水为你煮一壶茶

院前的老梅树  
如期扯来一场雪  
而我心中的火  
正在为你扫出一条路

## 与你相逢

一地的阳光很鲜嫩  
万里江南早已脱下烟雨的长衫  
只等你如一朵桃花飞临

说好了不扰三月的梦  
你的裙子还是让阳光暗了一下  
十里春风赶在百花之前  
在你的笑容面前还是退了一步

一只纤纤素手  
吻在我的手掌上  
孵出一只精美的蝴蝶

## 你的名字

李竹兰

小时候  
你的名字写在表格  
一遍一遍  
青涩的我捂住字迹  
生怕怕字们亵渎叫开  
你的名字充满神圣

长大了的时候  
你的名字写在信封  
一遍一遍  
信封里裹着的全是思念  
借着鸿雁  
你的名字就是家的概念

春天的花绽放着你的名字  
夏天的雨清凉着你的名字  
秋天的稻浪上芬芳着你的名

字  
冬天的年味里飘洒着你的名字  
字

而今天  
你的名字让我刻在墓碑  
看着你的名字只能默默去追忆  
不再能牵着我的手,搁在你的臂弯  
在冷冷的日子,将你的温度传递  
不再能看着你的笑,我懒懒

地撒娇  
把你的慈祥搁在我的眼里装进相册里

未来的日子  
你的名字就这样定格  
碑边那行行小字的簇拥  
是我唯一的孝心  
也让你的墓碑刻上我的小名  
让你的念叨植入梦境  
在这竹绿松青初秋时  
在这香烛冥钱飞旋中  
你的名字充满肃穆

## 随笔

## 我的启蒙老师邓近珍

熊斌

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按照“就近办学,就近入学”政策,每个生产大队(现在的行政村)都办了完小,有的还办了初中甚至高中,加上全国正处“识字扫盲”的高潮,一些大的村庄直接设立了低年级教学点,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教学点认识邓近珍老师的。

邓老师那时刚20出头,长得非常清秀,尽管衣着朴素,却丝毫掩盖不住她的聪慧和灵气。一双大而有神的眼里写满了女性的柔情,乌黑粗壮的辫子彰显出村姑的青春魅力。每每见她都是一幅风风火火的样子,既不乏女性的妩媚,又不少农村女性的快捷和干练。可以说,在我们那七村八落邓老师是被大家公认的能干美女。

邓老师很热爱自己的工作,对学生充满爱心。当时,她任教的教学点在我们村的一间旧牛舍里,里面除了一块黑板,几根粉笔,就剩一根教鞭了。两头垫土砖,上面放木板,算是学生们的课桌,板凳都是学生从自家带来的。邓老师教的是语文,然而就是在那样差的教学环境里,邓老师总会想办法把她的每堂课讲得生动活泼。每天一大早,人们都可看到邓老师拿着讲义夹和一些自制的教具匆匆往我们村赶,到了教室她

会先帮着值日生打扫整理一下,然后打开讲义一边看,一边等着陆续前来上学的学生。邓老师一副好嗓子,课堂上,她婉转动听的声音深深地吸引着每个同学,有意无意中大家的学习主动性全给调动起来了。那“上、中、下”等看似简单抽象的文字,被邓老师用图画、折纸或是讲故事等方式讲解得生动形象,全班的学生学得轻松愉快!正因为邓老师课讲得好,村庄里像我一样还没到读书年龄的小朋友们便经常邀着去偷听,做起“旁听生”,过足了上学瘾……

真正成为邓近珍老师的学生,是在1975年的秋季,我们村里的教学点正搬到生产大队新做的完全小学。因为父亲与邓近珍在部队服役的爱人同过学,又在生产大队做机米员,算是在学校开了个“后门”,让我这个没满6周岁的小屁孩顺利入了学,而且还做了邓老师的同学,这让我欢喜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在她班上的同学大多有过“偷听”的经历,所以我们(1)班的课堂纪律特好。我更因为入学前父亲借教材给我开过“小灶”,整个一年级的课程学得非常轻松快乐。当然,我也就得到了邓老师的许多鼓励和称赞。这为我以后的求



彩虹桥跨状元洲

雷水亮 摄

学、为人、办事树立起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。后来,我才知道父亲给我开小灶的教材就是向邓老师借的,因为邓老师早就喜爱我这个“旁听生”,以至于托爱人从部队买来的新教材二话不说就借给了父亲。在那个缺书的年代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(那时上学的课本基本上是老师刻钢板油印的,新教材往往要等上半个学期才有)。好在我没有辜负邓老师的期望,那年期末考试,我以全年级第一双百的成绩升入二年级,还获得了“三好学生”的荣誉!邓老师不但对我们这些成绩好的同学好,对班上的几个“差生”同样不离不弃,怀着一颗慈爱之心。当时读书不比现在,班上同学入学年龄参差不齐,加上成绩不好的要留级甚至降级,这样一来各班便有了一些“老油条”,调皮捣乱者不乏其人,可不管怎么样,我从未见邓老师重责过他们,更谈不上体罚打骂。看到更多的是邓老师给予他们的爱心和鼓励,还有耐心细致的谈话和辅导。

邓老师课外经常和同学们打成一片。她所住的村与我们村相邻,每天上学放学,她的身旁总簇拥着一群学生,沿途叽叽喳喳,说说笑笑,欢乐和笑声撒满了乡间四野!印象最深的是一

天中午放学,走到半路,我突然头晕脚软,很快就不知人事。事后得知,是邓老师和几个高年级的同学迅速把我送到家里,又及时请来医生诊治,我才转危为安……1976年秋季开学,就在我们盼着邓老师接着教我们二年级时,突然得知邓老师已调走的消息,全班同学都为之惋惜不已。过后隐隐打听到是邓老师的爱人退役分配到一个叫新余的地方工作,作为军人家属,邓老师与丈夫一家团圆去了。

我升入初中后,听父亲说邓近珍老师回过老家一次,遇到我父亲还特地询问起我的学习情况,可惜其时我的玩性重了,学习成绩曾一度下滑,心感惭愧,没敢去见邓老师。不过有幸的是,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,走上了一条与邓近珍老师一样教书育人的道路,成长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。遗憾的是我参加工作至今,一直都没有见过邓老师,失去了当面向邓老师讨教学习的机会。岁月真是快得如梭,一晃就过去了40多年,自己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也整整30载,过完不惑奔天命了!我想,昔日心地善良、光彩照人的邓老师应该已离开了她挚爱的教育岗位,退休回家颐享天年了?!